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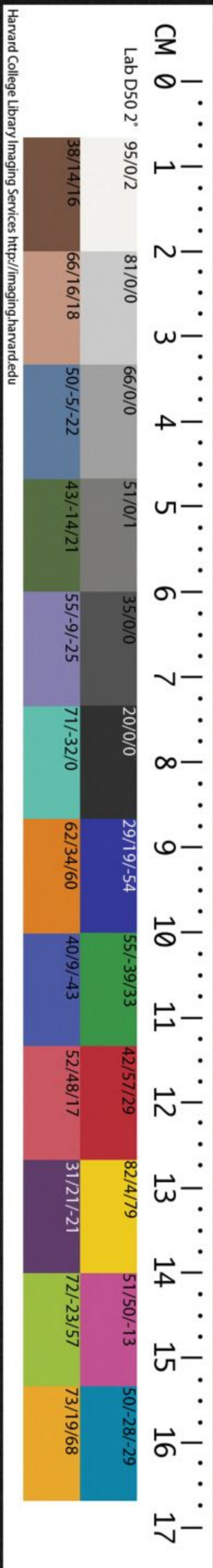
OCT 1951

T717 /3427

左氏傳測義

13

自四十二
至四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二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一

經

丙辰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杜預氏云前年再失閏頡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建子

書無冰為災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審喜之黨書名惡之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

奔

崔杼之黨書名惡之杜預氏云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也

○十有一月公

如楚

經書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林堯叟氏曰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所以見

霸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

卒

康王也杜預氏云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

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

民耗不饑何為梓慎魯大夫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是歲歲星應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過

行失次故致時有無冰之災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在北為玄武蛇象角亢氐房心

尾箕在東為蒼龍象歲星木失次出虛危下是為蛇

所乘龍在東方角亢氐兗州為鄭房心尾豫州為宋

故龍為宋鄭之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取名為枵

枵之為義耗也歲星過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

氣盡洩而宋鄭當歲星之分野故度二國必饑

錄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宋之盟故也前年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陳蔡胡沈屬楚之國皆朝晉北燕

未通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慕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

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

忘也子其勸行我不與盟以宋盟釋齊秦也文子言

陳其貢賦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當先順從其○衛

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重丘盟在二十五年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

守石氏之祀禮也惡之先碯有大功于國惡○邾悼

公來朝時事也脩時事於魯杜預氏云傳言來○秋

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

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

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日往日也過此謂過鄭朝晉之時廷往也更更

改其所為也乃其心言不敬乃其中心不能敬也淫言其通大子班之妻杜預氏云為二十年蔡大子班弒其父傳廷音往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勞去聲更音與

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為去聲○附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君謂鄭伯鄭伯獨不朝而游吉往楚以違宋盟拒之駟傳車也問晉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

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憲法也吉子大叔名不易

凶荒也以歲荒不得自朝之故來聘於楚有命有二命也何與政令言不得與楚之政令也而汝逞快也

易去聲女音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

女與音預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四十三

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願而奔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

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周易震下坤上復震下艮

言以陰柔居上迷於復善之道所以凶也今楚欲得

鄭朝以復其願而不脩其德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是

謂迷而不復故知必死君往當送其葬幾近也復卦

上六有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不幾十年恤憂也言

不能憂恤諸侯而召之會盟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

也。休吾民言不能復為難也。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

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

楚惡之。裨竈鄭大夫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而

客於玄枵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

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楚○附九月。鄭游吉如晉。告

受其外邑音奴惡去聲錄九月。鄭游吉如晉。告

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

壇。舍止也為壇謂於所止處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

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

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

草舍。無乃不可乎。外僕掌次舍子產曰。大適小。則為

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苟舍即草舍意罪戾有心而犯者過失無心而犯者

刑法也說解說也請謝也時命謂大國朝會之命無昭禍言子孫富自強立國無如先世微弱聽命于人

以禍自昭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

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

亾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

舍慶封子封當國不自為

政以付其子而以寶物妻妾移居嫫家易內交易妻妾也封雖與舍政猶有當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

就嫫家朝封亾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崔氏名之為賊故封使諸逃亾得賊名而出者以情告而悉反之

去聲 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

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

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

臣臣事之子之即舍辨別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故

使辟宗癸言慶舍之宗不辟我我何獨辟之賦詩或斷章取義余亦欲取所求于心者而已蓋志欲為莊

公報讐也辟音避惡音烏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嫫

盧蒲嫫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癸與王何皆莊公之黨癸欲為

莊公報讐故既反何復求寵于慶氏寢戈親近兵杖也公膳公家食諸大夫之膳饗人厨宰也御進食者

鶩鳴也洎肉汁也癸何謀使諸大夫怨慶氏故令減其膳子雅即公孫窳子尾即公孫薑皆惠公孫以減

膳故怒封封以二子怒告嫫寢處之言能殺而席其皮也鶩音木洎音朴 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

平仲晏弱之子慶氏

使歸父告平仲欲與共謀二子言弗敢出恐洩謀也子家即歸父知音智告北郭子車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子車名佐陳文

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

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桓子文子之子無字何得當得何物也道

六達謂之莊時慶氏有木積于莊桓子所欲惟此故文子稱其慎守盧蒲癸王何卜攻

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癸何既定謀反獻龜兆於舍見血主殺戮也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

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亾矣幸而獲在吳越無宇欲脫

歸詐以母病為辭見成兆而泣以見其誠嗣慶封族子家即慶封嘗秋祭名猶可及猶及免禍也後改悟

也子息即嗣言慶氏必亾或者出奔得在吳越則幸矣奉芳勇反陸粲氏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熟無

愚智能識其亾矣若非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瞽史惡從知之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發梁戕殘發壞也無宇既歸濟水絕其歸路不使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盧蒲姜癸之妻慶舍之女捷勝也夫子謂

舍姜知其父剛愎自用乃請以其謀告之而激之使出嘗祭愚按盧蒲姜為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父

雍姬為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不若羸氏之於晉懷不敢言亦不敢從父道也庶幾其無愧矣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氏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桶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遂殺慶繩麻嬰。

蒞事臨祭事也。言誰敢見其復也。如廟在公宮之內。慶氏以其私甲環公宮。亦備變也。優排戲也。善猶慣也。束絆之也。陳鮑使圉為排優。以誘其眾。遂皆釋其甲束其馬而遠就魚里觀之。故四族得介其所釋之甲。四族謂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介。因也。桶椽也。扉門闔也。子尾以桶擊扉者。三以為期。薨屋棟也。俎壺皆祭器。舍雖傷重猶能援大廟。

之椽動於屋角。又以俎與壺投殺人而後。故言其有力也。慶繩即慶氏。大音泰。美音戶。結反。桶音角。扉音非。薨音萌。愚按癸何嬖人。爾區區懷其君。煦嫗之恩。謀除慶氏。而其朝之賢卿大夫顧不聞有刺手以衝亂臣之胷者。如申鮮虞所譏。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人而巳。亦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足悲夫。

歸稅服而如內宮。為君言欲尊公室。非為亂也。稅祭服。稅服入內宮。懼外難也。為去聲。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

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封以陳鮑在公所。故伐內宮。獄

里名。陳直觀反。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

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澤光澤也。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四十一 七

鑑照也。展莊叔魯大夫。瘁困也。言竭民力而為車人必困。瘁禮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恭也。工樂師茅鷓逸詩名刺不敬亦不知言其闇甚也。汜芳劔反。說音悅。愚按襄二十七年傳載慶封車美一節。與此無異。左氏何以故重複言之。且二三大夫所譏。咲者莖莖車服。飲食之細而於弒逆大故。曾不齒也。何其言之無當。一至於此。石祁子一言而猛獲醢。曰天下之惡一也。豈魯獨無石祁其人乎。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來讓讓受慶封也。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今為南直隸丹徒縣。殲盡旃之也。言將聚封之族而盡殺之。杜預氏云。為昭四年殺慶封傳。句占侯反。予音與殲。子潛反。○附錄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

也。

終禫竈言杜預氏云。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附錄崔氏之亂。喪羣公子。

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亾。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崔氏之亂在二十一年。喪亾也。鉏公子鉏賈公

子賈反。還也。喪去聲。句音勾。瀆音豆。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

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

亾。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

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

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

邑六十受之

邶殿齊別都也邶殿之邊鄙六十與晏子足厭足也外人在外也幅邊幅喻有

度也遷移也言厚利皆人所欲惟正德以為之幅則有度而無黜嫚所以為利之邊幅黜猶肆也邶蒲對

反惡去聲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辭其多者受其少者與子尾邑受而

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致還公也釋盧蒲嫫于北竟釋放

也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

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

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崔慶同罪故滅慶而即治崔前藏杼尸故不得亂治

也武王有同心之臣十人崔氏用十人以葬不能使十人同心故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合兩手曰

拱二十五年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今始遷其柩更殯

之路寢以其棺着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始求杼尸不

得嫌以他尸代之故云國人皆知之大音泰。陸粲

氏曰擬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若是班乎其比而同

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

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為純臣沒得良

友若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

鄭伯許男如楚宋盟在前年為去聲。趙鵬飛氏曰率天下朝楚明告于晉晉不得而辭

也尚得以宋之盟為晉楚之功乎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

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

-5 200 35 925" data-label="Text">

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

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

鄭伯已在楚故不在國廷往也黃崖黃水之崖戾罪咎害也言伯有若不以罪而受戮鄭國必受其害承

承先祖守其家阿陵也濟澤之阿言薄土也行潦
 流水也蘋水萍藻水草言賤菜也寘猶荐也女佩蘭
 而馨故云季蘭尸主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中使
 季蘭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古者女將行嫁就
 宗子之室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于宗子之廟
 故云然杜預氏云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廷音往聲
 去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
 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
 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
 仲子專之美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
 也公遂行昭伯叔仲帶也邇近遑暇也言饑寒在目
 前尚不憂恤誰暇憂後事仲子即昭伯專
 足專任也始學未識遠也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
 成伯榮駕鷺也爲並去聲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孔穎達氏曰昭伯欲令公
 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

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秉甲之隙不以此廢好
 故云禮。愚按照昭伯以遠慮辱

魯君安得爲忠趙孟以
 同盟厚楚臣安得爲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

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明也實十一月癸巳崩而
 以十二月甲寅告故書十一

月甲寅以明臣
 子怠緩之過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二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二

經丁巳周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楚邾敖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無傳衎若旦反 ○閻

弑吳子餘祭穀梁傳云閻門者也不稱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祭測界反 ○仲孫羯

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齊桓恤杞而城緣陵

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心既私而事亦恃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晉侯使

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李庶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之盟蓋晉之治杞

田非出于公義魯之歸杞田非出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

○吳子使札來聘

札季札也經于吳始書聘書子吳驟強也公羊傳云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愛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歿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謂也歿餘祭也立餘祭也歿夷昧也立夷昧也歿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亾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歟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鱣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弑也爾弑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弑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愚按經書吳子使札來聘公羊云吳始有

君有大夫賢季子讓國也穀梁云吳稱子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然書法無異于闔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質夫云札辭國而生亂故去公子以示貶而胡康侯因之謂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備也噫若札者迹其潔身獨善豈不為清修之士哉特以貴戚舊臣人望所歸國亂而不能定君弑而不能討徒知守節竟廢大倫蓋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未者此春秋所以不與也若其不稱公子以未為卿故而稱名則大夫恒辭爾矧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年之後仲尼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程端學氏云春秋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斯言得之矣

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此經書北燕之始

○冬仲孫羯

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

也經書在楚解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愚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于此釋不朝正乎齊履謙

氏謂季氏無君故正月
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
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被殯。楚人

弗禁。既而悔之。諸侯薨隣國有遣使賜禭之禮。楚人輕魯欲使公親行之。故公以為患。朝

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于庭。穆叔謂公若使巫人先往。被除殯之凶邪而後行。禭禮則與行朝而陳幣帛無異。如是不足為患。桃鬼所惡。茆若筭幣皆能除凶。此君臨臣喪之禮。故楚悔之。被音

弗音列。○愚按先是公行及漢。聞楚喪欲還。則康王卒在公未至。前公至當已殯矣。禭所以衣尸既殯。豈容又使公親禭乎。要

是止公送葬則有之。○附錄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

于北郭。周禮凡歿于兵者不錄。○附錄夏四月葬楚康王

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

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

羽曰。是謂不冝。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邾敖

子熊麋也。子圍康王弟昌盛也。松柏喻令尹草喻君言君弱臣強令尹必代其君昌盛辟之。松柏之下其草必不長茂也。杜預氏云。○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為昭元年圍弒邾敖起本。

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

聞取卞。方城楚山下魯邑。季氏乘公不在國取之以自益使其屬大夫公治問公起居以印信之

書追而與之言守卞者將叛既討而得之皆飾辭也。致使致季氏之使命舍舍館也。公治初不知至舍館發書始知

之使去聲。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治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三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三襄公

五月公至自楚。

祗適也。公言季氏自欲得卞而欺我。言叛適以見疏於我也。故懼而不敢。

入國冕服御服玄冕也。式微詩邶風篇義取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蓋勸公歸也。強上聲。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

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

公治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見之，就其家而見也。其臣大夫家臣也。非德賞言公為季氏而賞，非以我有德也。公治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歛。去聲。○附錄。

葬靈王。

靈王周王也。不葬，葬魯，不會也。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

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

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伯在楚，子展為上卿守國，故云有事。弱，年少官卑也。詩小雅四牡篇，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詩言王事不堅固，故不得閒暇而跪處。今鄭之上卿皆驅馳于四方，誰敢有安處其國者？蓋固事晉楚亦所以為王室之蕃屏也。供，王室之事，無有曠失足矣。亦何常法之有而必欲上卿往也。杜預氏云：傳言周襄早于晉楚，監古音。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闔以刀弑之。

○愚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矧獲越俘而令守舟乎？吳之諸君如謁如餘祭如僚往，往輕以蹈禍。春秋所以書示戒也。○附錄：鄭子展卒。

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

也。子皮即罕虎代父為上卿時子皮在喪故以父命餼猶饋也六斛四斗曰鍾隣近也言近於善人民亦望君若為善餼希去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亾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罕子皮氏樂子罕氏得國得掌國政加猶勝也以宋升降隨宋以為興衰也為施

俱去聲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治理其田脩其城也知音智鄭

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

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

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經不書大叔不親事也伯

石即公孫段文子即衛世叔儀周宗周之同宗即諸姬國也斬而復生日肄謂杞也方言云肄猶餘也屏

城以衛之也吉子大叔名同同宗異異姓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云猶旋歸之也詩言王者協比近親則昏姻之國歸附今晉弃諸姬不

親其親其誰歸附之建移去 ○附錄齊高子容與宋

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司徒華定知伯荀盈女齊司馬侯知去聲女音

汝和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亾國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

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侈雖無節無與于人

猶待力盡然後入專則自是人謀害之不待已力盡而人所以其禍為尤速杜預氏云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公杞城也

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

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執幣將以獻賓也二人為耦言公室卑弱公臣不足

以備三耦故取於家臣以足其數召音邵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

田弗盡歸也司馬女叔侯即司馬侯使魯歸前侵杞之田魯弗盡以侵田歸杞杜預氏云經

不書以所歸少也女音汝 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

也不尚取之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齊叔侯名先君晉悼公也夫人言齊受魯貨賂故不盡

歸杞田先君有知尚取齊於地下治之乎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

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八國皆晉同姓而晉滅之

所以土地廣大武武公獻獻公即東夷行夷禮也何有何必盡歸杞田也朝晉朝不絕書書魯朝聘不絕也府府庫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賦也毋寧寧也老

臣女齊自謂言先君有知當怪夫人所為何用責我

無音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魯歸其田故來盟杜預氏云賤其用

夷禮○季本氏曰是時晉平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降從于晉仍附魯貢故來請盟左氏以為晉使司

馬女叔侯來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治祀田非也

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死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也宗卿同宗之卿不慎舉舉人不擇

也社預氏云為昭四年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豎牛作亂起本說音悅

樂盡在于魯季札請得觀之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

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魯從其請故使工為歌之周南周公旦所主南

國之詩召南召公奭所主南國之詩美哉美其聲也基本也言王道基本於二南特其時猶有商紂餘習

故其化未洽于天下然可見文王憂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美凡言美哉皆嘆美其聲也召音邵為去聲下

同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

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武王克商分地為三監三監叛

周公滅之更以封弟康叔於衛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武公康叔九世

孫二公德化深遠雖遭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于困所遺固然也邶音背鄘音庸○朱申氏曰三國之

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然不可考為之歌王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王周平王也平王東遷王室下同列國故

其詩不登于雅謂之王不言周者天命未改尚尊之也宗周隕滅故民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細煩碎也政煩則民亂故知其先亡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大公平國未可量也泱泱弘大之貌大風大國之風

表式也犬公之德足為東海表式其國或將復興也泱音央大音泰為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廣大之貌。幽民樂于農事不為荒

淫蓋周公遭變居東之時為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大

而有中夏之聲夏有大之義以西戎而有夏聲故為

大之至蓋襄公佐平王東遷而盡取西周之地故其

樂聲為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

如此。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庸之聲。婉委曲猶言細處也。險阻難也。杜氏以為為儉之誤。非也。言凡大則難委曲。險則難行。今魏俗不然。若以德輔之可為賢明之君。泯。扶言反。易。去聲。為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晉也。晉之先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其俗憂

深思遠故知必令德之後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不謂晉者仍始封號也

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鄆以下無譏焉。鄆以下曹也無譏以

其微也。鄆古外反。邵寶氏曰風十五國二南邶鄆

衛鄭齊幽秦魏唐陳鄆蓋周大師樂歌之序如此。今

詩小異焉。殿幽于曹而退秦于魏。將無意乎。秦將大

矣。秦西夷之國猶未離其類焉。秦苟大則中國之患

也。聖人于是有憂焉。故退之。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

夫幽之殿則王通氏已論之矣。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雅者正樂之歌。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衰

德尚小之時乎。以其時有殷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王之遺俗。故使周之德未大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大雅會朝之樂。廣

聲委曲而有正直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之體故知為文德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也。倨傲屈撓也。不逼謙退也。攜貳遷動也。不淫有守也。復反覆而行也。不厭不為人所厭薄也。不愁知命也。不荒節之以禮也。不匱德弘大也。不宣不自顯也。不費因利而利之也。不貪義然後取也。底滯也。不底守以道也。不流制以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氣節止也。謂樂之闕者皆有法度守執守也。謂樂之作者各有條理。頌有殷魯故云盛德之所同樂音洛。見舞象。劓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劓舞者所執之竿。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也。皆文王之樂。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未能身致太平。故云猶有憾。劓音朔。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謂大武詩勝殷止殺成其功也。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世變之難也。言湯而不及武。或為武王諱也。韶或作招。濩音護。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大夏禹之樂。勤謂盡力。溝洫不德不矜功也。修也。見舞韶。劓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韶劓舜之樂。疇覆也。札以舜德甚盛。茂加故止焉。而不敢復請。且知魯用四代之樂。至韶劓而終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言札出因兵于夷。昧嗣立而告于諸侯。杜預氏謂季札聘上國。而後餘祭。外則餘祭以二十五年嗣位。距今五年。豈得為餘祭。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通聘非也。

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于樂高之難納歸之公也將有所歸蓋謂政將歸於陳氏歇止也桓子即陳無字

樂高之難在昭八年說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縞

也帶大帶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以獻適衛說遽

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瑗即蘧伯玉狗史朝之子文子也鮪即史魚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戚孫

文子邑辯猶爭也夫子謂文子言文子以戚叛君是

以在此燕巢幕上言至危也時衛獻公未葬故云君

在殯去之不宿于戚也樂音洛幕音莫○邵寶氏曰

季札當餘祭之喪未踰年而請觀周樂乃以在殯不

樂責孫文子乎札于是有考古之心焉非以為樂也

札不義其國托使而亾其于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責

之樂之觀無與責焉可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于難萃集也言晉國之政將集于三家其後韓趙魏

為厚施故政將
在家好去聲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龜放其大

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薑即子尾龜即子雅放者宥之使遠也○趙鵬飛氏曰自

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代燕皆基于高止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

書奔以示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掠人之美

止罪也自為已功季本氏云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杞之役必其人貪慾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好難俱

去聲○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即士鞅附錄為

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

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

人城綿而寘旃豎高止子閭丘嬰齊大夫致邑還盧邑於君也敬仲高偃也良猶賢也旃

猶之也晉人善高豎致邑有禮故城綿邑而寘之為難俱去聲○附錄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

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

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黑即子皙伯有執國政故得使黑世行世為行人禘諶曰

是盟也其與幾何禘諶鄭大夫幾何不能久也幾上聲詩曰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詩小雅巧言篇言屢盟則無信此禘亂所以滋長也紓解也然明曰政將

焉往禘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

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

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亾矣然明鄭大夫焉辟子產言伯有不善天必

善而舉之則子產之德為世所高也况天又為之驅除伯有使喪其精神自取滅亾乎伯有既死子西亦

卒雖欲辟子產不可得也戾定也辟音避

大夫盟於平丘九月

鄭子西自晉曰何頃武捷以出晉大夫味之十二月日

果收發謂曰發德之

果收發謂曰發德之

果收發謂曰發德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三

經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

聘僮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五月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羊傳無宋字穀梁傳云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

災卒也○天王殺其弟佖夫佖夫靈王子景王弟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老之子共姬為災而歿魯高其志行使

卿會葬所以書之○鄭良霄出奔許良霄嗜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於

鄭良霄獨還無兵不以惡入故經不書復入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杜預氏云會未有言

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邾敖

即位故來繼好。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

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

不告。時王子圍為楚令尹與音預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

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即遠罷穆叔言子圍將有弑君之大

事子蕩將與其事故藏匿其邪慝之情而不言其政蓋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知圍之將篡故穆叔

之問○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

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子產言禍亂方興或生未可期吾得見與不得見乃在今

歲也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成平和也相去聲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前年鄭大夫已和兩家而盟於伯有氏故叔向以為

既和愎狠也積惡中心終相怨恨也杜預氏云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好去聲○錄二月癸

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

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食犒之也輿眾也城杞在前年尚未畢工老人無子故受役而

與食有與同食者疑此老之年使自言之老人自始
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甲子一周
六十日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
故云三之一食音似長上聲與於音預 吏走問諸

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吏不曉歷數故

問諸朝魯文十一年乙巳歲惠伯會卻缺謀諸侯之
徙於楚者老人以此年生也莊叔叔孫得臣也僑如
虺豹皆所獲長狄之名得臣有三子待事而為之名
是年因命宣伯曰僑如穆子曰豹獨虺無聞自己巳
至今年戊午首末七十四年而曰七十三者蓋
計其全數而言未滿七十二年也 史趙

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史官趙名古亥字二

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猶置也
如往也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為二萬三六

為六千六百六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因
亥畫似算法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算法

之義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

凡一甲子為六十月總之合有二萬六千六百日其
末之甲子止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
字之日 趙孟問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

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

廢其輿尉趙武問其縣大夫則此老人乃其所分掌
絳縣人也由用也辱在泥塗謂受版築之

役復陶主晉君衣服之官周禮縣師掌地域辨其
夫家人民輿尉輿人之尉廢之以其役孤老也 於

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

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媮薄也。伯瑕士文伯也。度待洛反。女音汝。○附夏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

已也。駟良方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難不已。難去聲。○蔡景侯

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終子產有子禍之言。○愚按城

杞之會以悼夫人故。澶淵之會以宋災故。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弑君其禍寧不大於此者。而晉不之問。何居。蓋蔡即楚。久晉以為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以故存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蓋詩所謂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者也。○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

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

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

知。儋季周靈王弟。括除服入朝而歎。愆期公子名。聞聲而知其志。必欲有此大權。告王預除之感。憂感也。願大即必有此也。躁急疾也。凡此皆心不在故。言動失常。如此。單音善。及靈王崩。儋括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蔦。逐成愆。成

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

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靈王崩在二十八年。儋括果為亂。故欲立佞夫。佞夫弗與謀。故弗知。蔦周邑。成愆蔦邑大夫。平時周邑尹言多。以下周五大夫以括欲立佞夫。故殺之。瑕即王子瑕。與廖皆括黨。經不書括。廖賤也。罪在王以佞夫不知故。杜預氏云。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愚按天子得專殺。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文。佞夫實不知謀而

靈王崩在二十八年。儋括果為亂。故欲立佞夫。佞夫弗與謀。故弗知。蔦周邑。成愆蔦邑大夫。平時周邑尹言多。以下周五大夫以括欲立佞夫。故殺之。瑕即王子瑕。與廖皆括黨。經不書括。廖賤也。罪在王以佞夫不知故。杜預氏云。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愚按天子得專殺。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文。佞夫實不知謀而



者取之。亾者侮之。推亾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伯有汰侈。故不免。子皮即罕虎仲虺湯左相志書也。子皮引言之意蓋欲推伯有之亾。

而固子皙之存方為國家利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三家本同母兄弟故駟氏之黨盛伯有孤獨無

黨而又自汰侈故不免於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

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救。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

吾所。或人謂子產當就子皙之直助罕駟豐之彊以共攻伯有。徒黨救盡也。子產言我於駟良豈偏

有所黨。正以國家禍難不能預知其終。或能彊能直則難當不生矣。今惟三家未能故伯有方爭吾姑不

違吾所志。爾蓋欲執禮而中立也。為難俱去聲。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

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

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

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

外。墓伯有之黨必得罪于三家故不與大夫之謀而

出奔。印段義子產故從之。出人與夫子俱謂子產子石即印段大宮祖廟師之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與我不伐我也。墓門。鄭城門。馬師頡。子羽孫為馬師官。介甲也。

用襄庫之兵甲。駟帶子西之子。皆召子產。子產曰。兄

子皙之宗主與攻音預。瀆音豆。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

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

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駟氏伯有皆召子產助已子產言兄弟恩等無所偏助復

歛葬伯有此子產所謂成吾所也羊肆市列也斗城鄭地子皮以歛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

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盱入盟

大夫已巳復歸。游吉子大叔也介副使也酸棗在陳子上即駟帶沈珪于河為信也難去

聲質音至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人也。既出位絕

故經不書鄭大夫。張洽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焉何也伯有

之所為有喪亾之道雖微公孫黑者能免于死乎既亾而又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

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

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

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亾也。歲在婁訾之口。其明年

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子蟜即公孫薑卒在十九年追言先

時事會事會葬事也子羽即公孫揮莠害苗之草揮以喻伯有問其莠猶在以伯有侈久宜亾也歲歲星

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降婁之度降婁星中而天明裨竈指言伯有猶可終歲

星一周之期而歲星至期反不及此降婁之次至伯有之亾適一周矣而歲星乃在婁訾不及降婁之次

婁訾營室東壁也蓋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

十年在婁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越一年方及降

婁果如裨竈不及此次之言僕展鄭大夫伯有之黨降音杭婁子須反暨音質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

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

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羽頡即馬師。頡任晉邑。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

楚在二年。羽頡進伐鄭之說。於趙文子。文子以宋盟。弭兵之故。不肯背盟。伐鄭。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附錄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

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

焉。何以得免。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尹偏佐也。四體。股肱也。艾。斬也。無不祥。大

言楚國不祥。無大於此。杜預氏云。為昭十二年。楚殺靈王。傳為于委反。相去聲。為宋災故。

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

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謀歸宋財。言賑其災。

患也。佗。北宮結之子。無歸于宋。言不能踐其言也。其人謂諸大夫名。劉敞氏曰。左氏云。既而無歸。故不

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患失信而已也。君

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

是。不信。謂失其歸財之信。寵。謂族也。言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

也。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帝。又逸詩篇。淑善載成也。止。容止也。偽。不信也。書曰。

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

之也

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宜貶稱人乃向戌亦

以釋諸大夫之不書此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

之并敗也君親有隱故經不書魯大夫以示例○愚

按前此晉於隣國之災不之恤而獨謀宋災者以宋

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則遣一使往恤焉足

矣何至大合十二國之大夫以謀之又卒無

歸于宋豈不過乎蓋霸業自此而寢衰矣

○附鄭

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

事大國乃寬伯有死子皮為政以子產賢故讓之為

猶治也國小偏近大國則難供其求族

大寵多則難行其政故子產以為不可治虎子

皮名無小言在政治也乃寬為大國所恤也

子產

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

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

國皆

言鄭大夫當共憂國事要猶責也子產言人不能無

欲伯石欲得邑我欲成國事彼此皆得其所欲以從

國家之事而責其成功是事之成在我不在伯

石也何愛一邑且邑固在國也大音泰要平聲子大

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

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

待其所歸若四國何恐為四國所議也子產言所以

爾尤罪也鄭書鄭史書言欲安定其國家必先和其

大族所以先安大族以待其歸而要其成○愚

按為國以禮其奚不服如以賂則鄭國褊小而族大

求賂焉將焉取以給之其何安定之有然則子產不

知為政歟是又不然鄭國大臣不和久矣子產以子

皮之讓一旦秉國之柄設非相從以悅其心其誰帖

然而順令者洎乎政成而大人之忠儉者與之泰侈

者斃之子產豈直賂之云乎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

之伯有既歿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

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

為人也使次已位命策命也請命伯石請大史更命

使次已位以寵之已也子產以伯石三辭卿位務為

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

而斃之子產使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等級公

溝洫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為伍使之相保大夫之忠

於國而儉於家者從而助之其驕泰而淫侈者因而

罪之洫况域反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

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入焉豐卷公孫段子田獵也鮮野獸也子

臣之祭但取足於芻豢而已子張即豐卷徵役召衆

兵欲攻子產也請請不没于官入田里所收入從

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輿衆也褚衣之橐並畔為

衣冠之僭踰者而藏之子產使廬井有疇子產使上下有服故取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歿誰其嗣之殖生嗣續也杜預氏

云傳言鄭所以與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四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四

經已未三十有一年蔡靈侯元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也杜預氏云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

月癸巳子野卒○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此經書諸侯來會葬之始○家鉉翁氏曰魯君未嘗會天子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

之受皆貶也○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

君密州杜預氏云不書弑者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附錄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

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

哉會澶淵會也偷苟且也諄諄詳熟也韓子韓起也樹立也善謂善類言當預與結好樹立善類何者

起有君子之德而為人柔弱君將失其政權若不相與立善使早為魯備恐他日魯不堪晉復欲改事齊楚未必可恃也厭去聲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甚言我告以趙孟語偷而孝伯又言朝不及夕是其偷又過

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語晉故語以趙孟將死之故如與孟孝伯

言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

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文子卒在昭元年侈家大夫侈汰之家宣子即韓起讒諛讒譖也慝邪慝也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

如錄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師工

倮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子尾即公孫薑以問丘嬰

為已害欲以計殺之陽州魯地我謂魯也我魯以師往問齊何故見伐子尾遂歸罪於嬰殺之以解說于魯師曰伐魯者嬰所為也四子嬰之黨故出奔杜預氏云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說如字倮

音婁灑音酒消音青○愚按樂高既滅崔慶不能以德禮定其國家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皆所以啓

田氏之強而授之利柄也。○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公朝楚。好其宮。傲而作之。以為名。大誓所云。今尚書無此文。欲楚喜于從楚也。大音泰。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御人侍御之人。魯人。薄仲帶所為。故其子

孫不得志于魯。李廉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勦。方務綏睦。親隣內。則季孫行

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霸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

城費而秋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郭而孟氏強矣。城防而

臧氏亦強矣。悼公既喪。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

於楚。雖晉霸之失使然。○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而魯之人望亦民矣。

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胡國今南直隸潁州。歸姓敬謚也。襄公之妾次舍也。子野過哀。毀瘠以致滅性而歿。○愚按經書莊

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與此襄公薨而子野卒。均未成君也。均不書地也。均不書葬也。子般子

赤左氏既以為弑。而於子野獨云毀者。何居于時季氏專政。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此必季氏因子野賢

忌而圖之。而以毀言之。於朝未可知也。不者何書法與般赤。

○巳亥孟孝伯卒。杜預氏云。終穆叔言。○附立敬歸之

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

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

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齊謚稠。昭公名鈞。與均同。義鈞均有可立之義也。不度不

遵法度之人為昭三十五年昭公欲殺季氏張本胡
傳云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禍
直由反長上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
聲適音的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社為

尾綴於衣以掩裳旁際者也昭公自初立至葬襄公
之時所著衰服已三次更易輒復弊壞而其衽一如
舊衽甚言其嬉戲無度也杜預氏云為三
十五年公孫於齊傳比音昇衰初危反 ○冬十月

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情不敬也

謂多涕兆死兆也在葬處故云死所從從
之歎也杜預氏云為昭三十二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

襄公附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公魯魯襄公館舍垣墻也車馬鄭伯所從行者時晉政

已偷待諸侯之賓多不以禮故子產毀垣以發其問

相去聲壞音怪○愚按晉侯重于見賓見謂以魯喪

故推此心以及鄭則何至舍于隸人而奠之省也耶

恤喪禮也睦鄰獨非禮乎士文伯讓之曰救邑以政刑之不脩寇

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

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

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救邑之為盟主繕

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

請命充滿斥見也無若諸侯之屬何言無以待諸侯

之屬也里門曰閤衡門曰閤戒備也其若異

客何言何以待他客也繕治完固也葺覆也以草覆

牆也共命共應諸侯之命句文伯名請命請問壞墻

之命閤音行閤音宏使從對曰以救邑褊小介於大

俱去聲葺音緝共音供

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救邑之罪。介間誅責也。無時無常時也。會時事隨時來朝會也。不閒不得閒暇也。輸納薦進陳列也。閒音閑。暴音暴。步上反。蠹弟故反。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文公晉重耳宮室。文公所居宮室也。卑庳。低小屋也。闕門曰觀。築土曰臺。臺有屋曰榭。庫所以藏幣帛廩所以養馬。司空掌邦土者。易治也。巧人塗墻屋之人。填塗泥也。庭燎。設火於庭也。巡宮。行夜也。有所安處也。有代。有人代役也。巾車。主車之官。脂轄。以脂塗客之車轄也。瞻視也。視客所當得也。展陳也。陳其物以備客需也。賓得速去。故不留而事集。巡巡其當否也。恤存恤也。無寧寧也。言見遇如此。寧得復有菑患也。庫音婢。觀音貫。易去聲。巧音烏。從去聲。樂音洛。菑音災。今銅鞮之宮數里而

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銅鞮。晉離宮舍。於隸人言其館。

卑如隸人之舍也不容車言其窄也不可踰越以有
墻垣之限也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也無時不以其
時也不戒不為戒備也命謂召見之命
何所命問晉命已所止之宜也靦音提 雖君之有魯

喪亦救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

憚勤勞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信信如其言也羸受也禮猶敬也叔向曰辭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

之矣賴恃也諸侯皆恃之以改築館舍也釋廢也詩大雅板之篇輯睦協同繹悅也莫猶定也子產

知辭之有益故善其辭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鄭

朝晉告楚得事兩霸之禮○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

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

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犁

莒子密州之號既立立為世子也去疾母齊女故云齊出展輿母吳女故云吳出杜預氏云為明年展輿

奔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買朱鉏密州之

字傳例弒君稱君君之罪也故云罪在買朱鉏○愚按據傳則弒君者展輿也春秋當與楚商臣蔡般許

止同一書法安得置其子之大惡而加之國人乎蓋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左氏誤以之字

作以字如趙匡氏之說是已當從經文及胡氏為正雖然使展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庶乎其可免矣

○錄附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狐庸巫臣之子成七年適吳為

行人通路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

立乎巢隕諸樊闞戔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延延陵今

州與川來皆季札前後食邑諸樊門于巢而卒在二

十五年戴吳即餘祭闞殺餘祭在二十九年啓開也

言天意似欲開啓季札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

故廢二君戕在良反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

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

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

立不立季札不立為君也二王之命言諸樊戴吳之

成乃其命然也今嗣君謂夷昧度有法度也民歸

德故不失民能審事故不失事終之終有○附十二

吳國也有國不立言以國讓不肯立也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

宮佗也

三十七年宋盟云晉楚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

之從交相見也相去聲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

叔逆客廷往也棐林鄭邑以勞辭言用郊勞之辭入

聘報印段也客文子也廷音旺勞去聲下同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

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有禮則不得罪於

大雅桑柔篇逝往也濯以水濯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手也引詩以喻鄭有禮必無患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為政以實文子

有禮之言美貌美秀才秀文有文彩為所欲為也族姓以同異言班位以高下言貴賤以人文言能否以

才力言皆能辯而別之野郊外邑城內裨諶喜靜而惡囂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

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附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共乘也謹音忱乘去聲

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

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

吾聞而藥之也鄉校鄉之學校子產初政未協有游于校議其得失者然明欲毀校以息

之早見曰朝暮見曰夕故云朝夕退忠善盡忠為善也損猶止也道通也不如小小疏通之使不止塞也

不如姑留鄉校使我常聞謗言以為然明曰蔑也今

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吾子謂子產小人然明自謂實不才即毀鄉校之說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十歲蓋長而後聞之○附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少謂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

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原心謹善也夫謂尹何往而學往

治邑而學為政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

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

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

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貴則能獲禽若未嘗登

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榱椽也言女執

敗辟如棟折則榱崩我屋下將為其所壓也又辟如子有美錦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今大夫大官也

所治者大邑也此吾身所庇以安者而顧使學為政

者往裁製焉豈官邑之重不多于美錦乎又辟之田

獵必射御皆慣習然後可以獲禽設使登車射御皆

所未習則壞車壓覆之患方懼不免何暇思獲禽乎

榱所迫反實古患反厭音壓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

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

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

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美錦製為衣服此至小者近者我知愛惜之

之他日往日也知不足自知不足謀家也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面無有同者其心亦然吾不敢謂子面如吾面則女之心未必盡如吾心也吾安敢使子之家事皆聽我而後行乎抑我心以此事為危子皮以為忠故委政而不安則亦不敢不以實告也

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杜預氏云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附錄衛

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衛侯以宋之盟入楚

似君似楚君他志篡逆之志也詩大雅蕩之篇鱣上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詩大雅抑之篇公曰善哉何謂

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

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

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

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畏愛以威言則象以

儀言令聞善譽也長永也順是猶言自是也詩邶風栢舟篇棣棣富而閑也選擇也又詩大雅既醉篇攸

所攝佐也教訓即攝字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

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

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
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

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

儀也。周書泰誓篇懷思念也。有愛意。詩大雅皇矣篇言文王不自用其知，惟法乎天理而行之。崇國

名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乃降。遂臣于周，總承上文。言文王有威儀，所以畏愛，則象能有

國家如此。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此詳言君子之

威儀，度則法皆法也。互言之，可象身可度也，可樂聲為律也，有文成文可觀也，有章成章可達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

